

自然美謳歌集

李煜瀛題



自述美謳歌集

陳上自署

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出版

自然美謳歌集

定價國幣三元六角

外加運費滙費

著者 陳樹人

發行人 李煜瀛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序一

自然美與藝術美，爲對待之詞，而自然美之範圍特廣，初民之雕刻與圖畫，皆取材於自然，希臘哲學家且以摹擬自然爲藝術家之公例。吾國藝術家之雕塑與圖畫，自士女及樓閣外，若花鳥，若草蟲，若山水，率以自然美爲藍本，而山水尤盛。詩人歌詠，亦同此例。昔劉彥和稱宋初文詠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其時作者以謝康樂爲巨擘，披覽遺集，登山臨水之作，十占八九，洎乎有唐，得王摩詰工詩而又善畫，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，其內容可以想見。嗣後詩人與謝王同其旨趣者，何代無之，顧未有揭自然美以顏其集者，有之則自陳樹人先生之自然美謳歌集始。先生好遊而工詩，如康樂工詩而又善畫，如摩詰，顧康樂之遊限於東南一隅，而摩詰又限於西北，先生生長嶺南，近遊桂林，北抵平津，久滯江浙，國內遊程，已視謝王爲廣，益以日本及美洲之奇觀，取多用弘，更非古人所能夢見矣。康樂惟有五言，偶作七古，非其所好，摩詰五七言並工，而五言尤膾炙人口，先生斯集則十之九爲七言，此亦不過形式上之小同異，而寫物追新之力，清微淡遠之致，先生所作正與謝王相印證，息園諸詠，尤與輞川唱和異曲而同工。酈道元稱山水有靈，亦驚知己，先生斯集足以當此語而無愧色矣。

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蔡元培

序二

關於自然美的謳歌，一代美育之宗的蔡子民先生於此集初版之序內云『昔劉彥和稱「宋初文詠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」其時作者以謝康樂爲巨擘，披覽遺集，登山臨水之作，十占八九，洎乎有唐得王摩詰工詩而又善畫，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，內容可以想見。嗣後詩人與謝王同其旨趣者，何代無之，顧未有揭自然美以顏其集者，有之則自陳樹人先生始。』誠然，一個新的開端就在這裏。將自然作爲一個對象從而讚美之，與徜徉於山水之間者有別。認識自然之所以爲自然想是由『歸於自然』之說以後所引起，這是時代的一條界線。

陳先生是締造民國的耆老之一。他早年出國也許不意識地吸收了盧梭的開宗思想而不自知，無論怎樣，他嘗覽尼格拉亞大瀑，俯仰於黃石公園之際，華茨華斯之詩句早已浮現於其胸中，實則他已不祇生存於『歸於自然』的思想，並且可說當世界的藝術早已走上到自然去之途程中時，他來到新世界，已參加那些新畫人與詩人的愛自然之生活了。請看他早年引英詩而成的一句『千里天然微笑處』儼然是湖畔詩人或彭司的韻味。

辛亥革命應該有他的詩人——寫那時代的思想，作那時代的詩旗。若論內容則不必

拘『劍光』、『飲馬』、『陣雲』之詞總以能代表出與皇座之下的時代有別的一切。南社諸傑，意氣磅礴，誠足多者，然尚未成立一個新運動。如若說到情緒，那個時代是足夠有新羅曼司的。若爛柯山人與曼殊所記之事，那些男女雖非維持與夏綠綺思，然而他們的愛和他們的死，曾逗引我們的童年發生過許多幻想，如復生存於挾彈懷七之民元，荆卿與朱郭之間。民國新成，當時的志士，持躬如像立了一個新宗教。我還記得當時有許多『不』字的戒條，如『不坐人力車，不納妾，不吸煙，不賭博……』等，使人景仰這些新志士如另一星球來的新生物。及後這些新生物漸漸與世同化，羅曼司也陳舊了，戒條也漸漸模糊，詩句漸漸又回到寫個人抱負或是傷時哀世之作。南社的有些詩，其實是紀念一個時代的失敗（就是說討袁之役前後的流離的憂傷。）

這裏有個人，不事刻意爲奇句，不過是把那個時代應該有的風氣，變成詩，這已經使我們看見了他，知道時代的車輪沒有白輾過而不留一道深的車轍。他所歌頌的是有時代思想的泉源：專愛——就是民主國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的象徵，也就是把女人當作是人的。一個起碼條件：頌揚勞動——就是尊重一切職業的平等之歌；也就是對『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』和『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』的一個反抗。

他是把辛亥革命的種子保存起來，使之生根，使之長芽，而種出辛亥革命之花——詩的人。

然而還有一根線，由來更久遠，這與陳先生的畫與詩的作風都有關係。也即是上文說到，他來到新大陸的時候，全世界都在向此方向走——歸於自然。論文化，這是很大的一次掀動。把前幾個世紀所發達得最完美的和工細的技巧都掀翻了。而得來的是隨意所之的筆觸。這反叛是由於過於瑣碎工細的羅珂珂(Rococo)風尚之反流。繪畫由宮廷裏走出來了。音樂由宮廷裏走出來了；不講宮廷禮數的悲多汶向風雷交作的時代振羽，厭惡宮廷賞賜的盧梭早已悄悄溜上征途。原野與風雷代替了衣裙綵繡的梅女哀舞姿，米勒的田園，孤拔的林木終爭取得他的給人承認的地位。沒有方法拉住這個新的文化動向。人的眼是愛那些疏簡奔放的筆觸，那用足精神的精工之品，反爲給人發現他的庸俗，全個世界否決羅珂珂的作風。連那寧靜的湖畔詩人也不能不向自然招手，回歸自然之家：

Farewell, farewell the heart that lives alone,

Houses in a dream, at distance from the kind.

(Nature and the Poet) W. Wordsworth

這是反抗宮廷文化的一個象徵。人找得了自己是甚麼——天地萬物之弟兄。人回到自己的家庭——自然——這擴張是愉快的。再不是『久瘴昏墊苦，旅館眺郭岐，澤蘭漸被徑，芙蓉始發池，未厭青春好，已觀朱明移，戚戚感物歎，星星白髮垂。』（謝靈運：遊南亭）的人生忽促對景悲歎的感傷。『歸於自然』究竟是主動過一次大革命的旗號。

這精神也同約法和『人權宣言』帶回來中國。在中國本來已愛好山水之上再加上『千里天然微笑處』（本集『格哥里拿道中』）的壯闊態度。自然之所以爲自然的。思想在山水之愛好上擴展了成爲萬物一家的看法。

就是這使陳先生的『山家之春』的畫題與花邱壑詩十首打成一片。『到此神魂陶醉極，菜花顏色豆花香。』『綠遍郊原時一望，春光如海浩無涯。』由此開闢了自然的力量入到人的內心的境界，然而底子裏還是東方人的情味。陳先生耐人尋味的還是靜對自然怡然自得的句子。『柴扉閉雨臥孤燈，入蜀千秋憶杜陵，此夜山中漏茅屋，（山中漏茅屋杜句）逼人詩思總難勝。』（山中雨夜成吟）他最愛寫贈求書者是『詠山澗小流泉』一首，『任他飛瀑震天鳴，自喜微流帶細聲，保得永清純潔體，未妨低處是前程。』到了冬天的時候，越冷，越靜，人生意味體會愈深，『最是讀書情味好，地爐茶鼎閉柴門』（冬心）甚至

他說『松竹無渝色，冰霜不染埃，得茲寧靜境，何苦望春來。』

如果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酷愛自然，這對於了解他的詩更有助。愛向郊原散步是他唯一的嗜好，在渝郊的一連三間竹織泥牆的茅屋，是他寄興最深的地方。臨離渝還都那一天他還有惜別西山茅屋詩，那茅屋的前面是一個瓜棚，種些冬瓜南瓜之類，是他的夫人親手所灌溉，茅屋東端是由山坡挖出來的一個平台。對面西山勢如列幃，每當雲物變遷，朝暉夕陰，或是秋紅春綠，便是這平台眺望欣賞的對象。自己住的這邊山滿山栽了些高纔過屋的新松，風雨之夕略有濤聲。昏黃的時候，他常偕夫人散策於附近水田的小徑。休沐日來了，他最愛到的地方是離寓齋二里許的老桂花樹下，那地方可以聽聽流水的聲音，或是到離扶輪校不遠的長林，那裏的幾塊石頭便是老詩人全家的凳子。辟克匿克的茶菓是些小花生，葵花子，橘柑，糖菓之類。他對小花生特喜，曾入詩。在此於是不忙不迫地談談孔孟，老莊，耶穌，托爾斯泰，甘地，談談詩，談談畫，有時真魂女公子還帶畫冊來抄生，直至把多天的繁忙心情都舒弛了。靜到蒼松爲侶，禽鳥不驚，於是緩緩歸去。

晚來，山中如果無風，連松濤都沒有了，成渝公路上如果沒有車，一條大路上也祇是寂寂。連擊柝的聲音都沒有，山中真靜。秋天來了，有一二聲絡緯，這麼大的一個天地就像爲一

一聲絡緯所充滿。『愛聽先秋絡緯聲，幽人底事耳偏明，近來神思清如水，只覺今宵分外清。』
（立秋前二夕聞絡緯。）自然充滿了美，但也爲層層神祕之雲霧所密裹著，如何能開啓自
然美之門呢？要寵辱不驚清冷如水的。

三十六年端午後三日陳曙風謹序於廣州

仙
序二

且陳樹人先生所作詩。其初有寒綠吟草。抗戰八年又成詩千首。名曰戰塵集。生平與夫人倡隨之什。名曰專愛集。均已印行。先是於民國二十二年秋。嘗選登山臨水之章。欣賞大自然之作。精印爲自然美謳歌集。今續選二十二年後。凡謳歌大自然者。復先後彙爲一編。以付印行。仍題名曰自然美謳歌集。謹爲敘曰。古之大詩人。能以雍和襟抱。愉快情懷。欣賞大自然者。在晉有過。陶潛。在唐有白居易。在宋有王安石。人之遭遇。各有不同。李白杜甫韓愈蘇軾。其詩雖江河萬古。而雍和愉悅之情。蓋鮮。人之性分。亦有差異。若孟郊賈島。出門有礙。天地甚窄。其愁苦之態。雖能中人心脾。然非謳歌大自然之倫也。風日雲水。草樹蟲魚。宇宙萬彙之情。唯詩人雅有襟抱。情懷最能認識。各就其遭遇。性分之差異。精誠而忠實。發爲詩歌。古人云。愁苦之言易工。而愉悅之言難好。今觀先生之作。非有意自取其難。第就其性分遭遇。自然而然耳。論其造詣所就。先生最服膺諸葛亮寧靜致遠澹泊明志八字。昔元好問嘗以柴桑比之臥龍。以其氣韻相類也。而先生哲理根本恬然自得之樂。曾不殊於陶潛。關懷國家休戚。同情勞苦大衆。稟志宏厚。寓於大自然中。而抒寫和平坦蕩之音。則與白居易爲近。至於細數落花。緩尋芳草。深入

大自然之情趣。尤與王安石相同。曩在陪都從先生遊。見其官舍茅屋。傍植南瓜。松下有地一弓。稍平整。疊粗石爲坐具。公餘則吟賞於其間。假日出遊。卽小小溪流僅能潺湲者。則心會理得。有異乎常人之欣賞。若麥苗春秀。莖臺有花。登平丘。覽萬象。芳淑之氣蘊於筆端。卽秋冬肅穆。天氣淒寒。亦恆寄意於禾稼垂黃。壠畦耕作。毫無愁苦嗟嘆之言。而一以其真實正確之衷腸。發爲尋常人忽於體會之理得。有此作風。蓋自王安石以來。斯其選矣。敢舉而出之。以告世之讀先生詩者。

三十六年九月九日何翼敍於南京

自然美謳歌集

民國紀元以前之作

碧嶂紅棉

短衣匹馬逐春風。百粵山河照眼雄。攬轡越王臺上望。鷓鴣聲裏木棉紅。

爲盧毅安繪胡之子絡緯

舊遊釣處付浮漚。斷腸眞如寺畔樓。眞如堂日本京都寺名余與毅安留學時寓寺畔旅舍最憶論心風雨夕。柴荆深掩候蟲秋。

黃鸝翠柳

過翼將春去太輕。平蕪眺處乍勝情。柳魂無力鶯魂怯。沉醉東風喚不醒。

民國三年 甲寅

江戸曉望

平蕪極目立凌晨。照眼韶光畫不真。旭日淡金霞淺紫。櫻花深護滿城春。

爲陳英士先生作折枝花卉

幾枝零落在天涯。

袁枚句

剩得人間薄命花。見說故園蕪穢盡。那容嘉卉占春華。

又是東風夢一場。仙留影散雨留香。何曾攀折他人手。死抱丹心戰雪霜。
生平未負花時節。剪綠裁紅盡苦辛。今日折花人滿目。可曾回念種花人。

戶塚寓居

萬木森森一草廬。風塵容我著閑居。不才未敢云韜晦。至樂還應算讀書。桃李無言春欲暮。鄉關回首願全虛。而今勘透窮通理。天外閒雲任卷舒。

十年湖海倦遊身。借得幽棲養性靈。虛閣護將三面樹。平林遮賸半窗晴。落紅作意沾詩硯。新綠無痕染紙牖。却有餘情拋未了。杜鵑聲裏過清明。
殘英委地風還惡。野草黏天日欲曛。滿目芳菲思畫侶。半生寥落作文人。故山松菊應非昨。異地鶯花也算春。漫苦瀟瀟連夕雨。郊原行見快晴新。

爲中山先生繪灞橋詩思圖

萬古詩魂一灞橋。漫天風雪壓人驕。誰知湖上騎驢客。只拗寒香伴寂寥。

四年 乙卯

櫻花名勝十首

天涯風信過多番。不是傷春獨閉門。蓬島風光評度徧。櫻花時候最消魂。
簇粉團脂士女奢。軟紅塵裏沒韶華。誰知癡立溪橋上。有客臨流弔落花。江戶
不識雲蒸霞蔚裏。更從何處覓池臺。分明一座華嚴界。彈指空靈現出來。野上
金銀海裏逐魚龍。有此人間不夜宮。十萬繡絲飄綵處。漫山燈火接天紅。圓山
半篙春水長菰蒲。簷笠裾簑興未孤。煙雨一溪花萬點。令人無奈憶西湖。嵐峽
五色雲迷十里隄。流連盡日戀芳菲。趁潮自棹瓜皮艇。載得花枝幾簇歸。隅田川
吳嶠三春飛杏雪。加原百里爛蘋霞。較量宇內雄奇景。那有千巖萬壑花。吉野山
慢拖藤杖策斜暉。漠漠春蕪入翠微。好是煙沉鐘斷處。花埋廢寺一僧歸。野寺
大和魂自何年結。百戰山河氣象豪。想見矢窮刀折盡。落花如雪撲征袍。古戰場
客裏光陰夢裏過。故園芳訊近如何。花開十日九風雨。獨倚危樓傷感多。

爲中山先生繪折枝秋花

商飆動林薄。鄉思近何如。秋氣催爲厲。春華去日疎。所思猶遠道。攀摘奈吾徒。百卉俱腓盡。淒淒待澤蘇。

七年 戊午

觀尼格拉亞瀑布

瀛寰絕景稱尼瀑。驀地相逢快若何。料得畫師俱閣筆。玉龍十萬戲銀河。不斷淙淙萬古音。詩人豔說是天琴。煩囂世界知無避。洗耳聊來此一尋。但教山水便娛魂。惟有飛流最可觀。倘逢與民偕樂願。匡廬他日作公園。

中山先生曾言擬以廬山作國民公園

蘇必略湖中秋對月

久客鄉懷冷似霜。催人節候未全忘。自憐對此中秋月。十六年間地異方。澄江如練月如甌。不奈征人起遠愁。繞過蘇湖三百里。汽車和夢度中秋。廿載重洋歷遠征。五湖寒卻舊鷗盟。何年此日扁舟去。楓底蘆邊泊洞庭。

哈利弗士港遠眺

湖海飄零卻爲誰。孤懷從怕訴人知。大西洋岸迷茫處。雨晦風瀟獨覓詩。

漫遊坎拿大歸途口號

浩蕩歸途萬木霜。來時新綠尙拖黃。壯懷豪氣增何許。橫渡全洲望兩洋。

密特慎赫公園詠黃葉

蕭蕭黃葉滿林陬。添與詩人一段愁。誰分江關搖落裏。小園留住可憐秋。
不同桃李鬪芳菲。不共淒淒百卉腓。未忍遽歸巖谷去。爲君辛苦戀餘暉。
畫牆詩魂在白門。兩行衰柳鎖黃昏。幾時買棹長歸去。結宅江南一小村。
閱過風霜百感平。孤懷如水入秋清。尋詩廢寺斜陽外。無語空山負手行。
紅嬌紫姹蕊花繁。大塊文章亦細論。萬象美中搜絕色。殘紅新綠最消魂。
朔風飛霰到天隅。弱柳輕蒲一夕枯。但有些微餘力在。寧辭憔悴守根株。

夢中吟

煙波浩渺畫中樓。三十年前汗漫遊。問我詩魂寄何處。一墳花草葬杭州。
沙士格寸河觀漁

軟塵千丈接天紅。擾擾人寰醉夢中。誰道彼蒼施澤溥。安閑惟許一漁翁。
夾隄新綠未成蒼。河水粼粼帶淺黃。好事棟花風過後。魚苗剛已及梳長。